西方园艺学家对高山常绿杜 鹃花的引种栽培开始于 17 世 纪,19世纪中期这一活动成为 欧美植物园的热点。伴随着杜鹃 花栽培的热情高涨是西方人对中 国植物区系的关注及对中国植物 的大量采集和研究。19世纪中 期到 20 世纪初,众多西方人步 入中国,进行植物考察和采集活 动,丰富的中国植物资源,经他 们之手成为装点西方园林的重要 素材。这期间有过一批由欧美一 些植物园和植物(园艺)协会选派 的专业采集员,也有一些纯属业 余的植物爱好者。这里仅介绍十 几位与中国及少数周边国家和地 区杜鹃花关系密切的著名采集 者。

罗伯特·福琼

英国园艺学家罗伯特·福琼(Robert Fortune,1812—1880)受过严格的园艺培训,并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实习。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供职两年半后,他被推荐为皇家园艺协会植物园的温室负责人,很快又被协会指派到中国进行植物引种采集工作。福琼在中国的活动集中在1843—1862年。在此之前,进入西方的中国



罗伯特 · 福琼

耿玉英

杜鹃花的追求

—西方采集者素描(上)

福琼几乎没有不成功的引种,在植物分类方面也颇有建树。他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记者,写下了丰富的考察日记及观



云锦杜鹃

察描述。遗憾的是,他死后家人 将部分资料遗失,以至于现存标 本中相当部分没有记录资料。

约瑟夫·虎克

出生干植物学世家的约瑟夫 · 虎克 (Joseph Hooker, 1817— 1911),在家庭环境的熏陶和父 亲威廉・虎克(英国著名植物学 家,曾任邱园主任25年)的指导 下,青少年时就在分类学、生态 学和地理学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 练,并十分注重野外调查,以后 曾去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考察采 集植物。他从事野外工作不仅有 充足的理论准备,而且在考察中 重视物种的变异及其与分布和生 境等条件的关系。这方面往往被 后来的许多采集者所忽视。虎克 与杜鹃花的不解之缘,主要与他 1847-1851 年对印度东北部、 锡金、尼泊尔等地的考察采集有 关。在考察期间,喜马拉雅山丰 富的杜鹃花资源深深吸引了他。 四年间,他共采集了6万多份植 物标本,其中有许多杜鹃花新种 的模式标本,并将43种杜鹃花 引入英国。回国后,虎克用了大 量的精力进行分类研究,是历史 上杜鹃花分类的重要人物之一。



大卫和德拉瓦伊

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的 植物采集和发现活动中扮演过 重要角色,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是大卫(Armand David, 1826— 1900)和德拉瓦伊(Jean - Marie Delavay, 1834—1898)。

德拉瓦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植物采集者,他在中国采集植物 12 年,共获标本 20 多万份。在巴黎历史博物馆存有他采集的许多杜鹃花标本,弗兰克对这些标本进行了细致的研

绿海寻芳



究,发表了许多新种,如产于云 南西部的红马银花等。

奥古斯丁 · 亨利

作为英国海运官员,奥古斯丁·亨利(Augustine Henry, 1857—1930)青年时就被派往中国宜昌。尽管野外采集是一种业余爱好,但他的成功令人瞩目。十多年中,他为西方园林增加了许多植物素材。毛肋杜鹃(R. augustinii)就是由他发现并引种的。这种杜鹃花因具有罕见的蓝紫色花朵而倍受西方园丁们的喜爱,并以它作为亲本产生了大量的杂交后代。

亨利 · 威尔逊

在西方人眼中,威尔逊(E. H. Wilson, 1876—1930)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植物采集家,并因此获女王勋章。作为邱园的一名园丁,威尔逊 23 岁时被邱园主王员,威尔逊 23 岁时被邱园主王员共引种珙桐,同时寻觅适合民共引种珙桐,同时寻觅适合之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,威尔逊不,再到 13000 多粒珙桐种子,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各类植物标本和活材料,其中有 50 多种杜鹃花新种。第一次的成功导致他

1903 年的第二次中国之行。以后,威尔逊又受美国阿诺德树木园派遣两次来中国大陆,一次去台湾考察采集植物,他为该园引回了 100 多种杜鹃花,大量的百合等花卉鳞茎和木本植物种子,以及数以万计的干制植物标本。

威尔逊在中国大陆的采集活动,主要集中在湖北西部、四川东部和西部及周边的云南、甘肃、陕西等地,他的野外工作非常细致、全面,即使今天的植物学者沿着他当年的考察路线行进,也很难发现被他漏采的植物进,也很难发速居美国后,与著名分类学者伦德尔(A. Rehder)等对其采集的植物进行了研



威尔还"或策" 持发

究,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种、属 和研究论著,为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科学财富。 (未完待续)

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华西亚高 山植物园,四川都江堰市 611830 责任编辑:杨 斧